

## 卷第二百九十四 神四

王祐 溫嶠 戴文謔 黃石公 袁雙 商康 賈充 王文度 徐長 陳緒 白道猷 高雅之 羅根生 沈縱 戴氏女 孫盛 湛滿 竺縣遂 武曾 晉孝武帝 蘭啟之 王猛 封驅之

王祐

散騎侍郎王祐，疾困，與母辭訣。既而聞有通賓者曰：「某郡某裡某人。」嘗為別駕，祐亦雅聞其姓字。有頃，奄然來至，曰：「與卿士類，有自然之分，又州裡，情便款然。今年國家有大事，出三將軍，分佈徵發。吾等十餘人，為趙公明府參佐。至此倉卒，見卿有高門大屋，故來投。與卿相得，大不可言。」祐知其鬼神，曰：「不幸篤疾，死在旦夕，遭卿以性命相托。」答曰：「人生有死，此必然之事。死者不係生時貴賤。吾今見領兵千人，須卿，得度薄相付。如此地難得，不宜辭之。」祐曰：「老母年高，兄弟無有，一旦死亡，前無供養。」遂歔歔不能自勝。其人愴然曰：「卿位為常伯，而家無餘財。向聞與尊夫人辭訣，言辭哀苦，然則卿國士也，如何可令死。吾當相為。」因起去：「明日更來。」其明日又來。祐曰：「卿許活吾，當卒恩不？」答曰：「大老子業已許卿，當復相欺耶！」見其從者數百人，皆長二尺許，烏衣軍服，赤油為誌。祐家擊鼓禱祀。諸鬼聞鼓聲。皆應節起舞，振袖颯颯有聲。祐將為設酒食，辭曰：「不須。」因復起去，謂祐曰：「病在人體中如火，當以水解之。」因取一杯水，發被灌之。又曰：「為卿留赤筆十餘枝，在薦下，可與人使著，出入辟惡災。」因道曰：「王甲李乙，吾皆與之。」遂執祐手與辭。時祐得安眠，夜中忽覺，忽呼左右，令開被：「神以水灌我，將大沾濡。」開被而信有水，在上被之下，下被之上，不浸，如露之在荷。量之得三升七合。於是疾三分愈二，數日大除。凡其所道當取者，皆死亡，唯王文英半年後乃亡。所道與赤筆人，皆經疾病及兵亂，皆亦無恙。初有妖書云：「上帝以三將軍趙公明、鍾士季，各督數萬鬼下取人。」莫知所在。祐病差，見此書，與所道趙公明合焉。（出《搜神記》）

溫嶠

古今相傳：夜以火照水底，悉見鬼神。溫嶠平蘇峻之難，及於湓口，乃試照焉。果見官寺赫奕，人徒甚盛；又見群小兒，兩兩為偶，乘輶車，駕以黃羊，睚眦可惡。溫即夢見神怒曰：「當令君知之。」乃得病也。（出《志怪》）

戴文謔

沛國戴文謔居陽城山，有神降，妻焉。謔疑是妖魅，神已知之，便去。遂見作一五色鳥，白鳩數十枚從，有雲覆之，不遂見。（出《搜神記》）

黃石公

益州之西，雲南之東，有神祠。克山石為室，下有人奉祠之。自稱黃公。因言此神，張良所受黃石公之靈也。清淨不烹殺。諸祈禱者，持一百錢，一雙筆，一丸墨，石室中前請乞。先聞石室中有聲，須臾，問來人何欲。既言，便具語吉凶，不見其形。至今如此。（出《搜神記》）

袁雙

丹陽縣有袁雙廟。真弟四子也。真為桓宣武誅，便失所在。靈在太元中，形見於丹陽，求立廟。未既就功，大有虎災。被害之家，輒夢雙至，催功甚急。百姓立祠堂，於是猛暴用息。今道俗常以二月晦，鼓舞祈祠。爾日，常風雨忽至。元嘉五年，設奠訖，村人丘都，於廟後見一物，人面鼯身，葛巾，七孔端正，而有酒氣。未知為雙之神，為是物憑也。（出《異苑》）

商康

烏程卞山，本名土山。有項籍廟，自號卞王，因改為名。山足有一石櫃，高數尺。陳郡殷康，嘗往開之，風雨晦暝，乃止。（出《異苑》）

賈充

賈充伐吳時，嘗屯項城，軍中忽失充所在。充帳下都督周勒，時晝寢，夢見百餘人，錄充，引入一逕。勒驚覺，聞失充，乃出尋索之。忽睹所夢之道，遂往求之。果見充行至一府舍，侍衛甚盛，府公南面坐，聲色甚厲，謂充曰：「將亂吾家事，必爾與荀勗。既惑吾子，又亂吾孫。間使任愷黜爾而不去，又使庾純詈汝而不改，今吳寇當平，汝方表斬張華，汝之愆，皆此類也。若不悛慎，當旦夕加罪。」充因叩頭流血。公曰：「汝所以延日月而名器如此者，是衛府之助耳。終當使孫嗣死於鍾籬之間，大子斃於金酒之中，小子困於枯木之下。荀勗亦略同。然其先德小濃，故在汝後。數年之外，國嗣亦替。」言畢命去。充忽然還營，顏色憔悴，性理昏喪，經日乃復。其後孫謐死於鍾下。賈後服鳩酒而死，賈午考竟。用大杖。皆如所言。（出《晉書》）

王文度

晉王文度鎮廣陵，忽見二騶，持鵠頭板來召之。王大驚，問騶：「我作何官？」騶云：「尊作平北將軍徐充二州刺史。」王曰：「吾已作此官，何故復召耶？」鬼云：「此人間耳，今所作是天上官也。」王大懼之。尋見迎官玄衣人及鵠衣小吏甚多，王尋病薨。（出《法苑珠林》）

徐長

吳興徐長夙與鮑靚有神明之交，欲授以秘術。先請徐宜有約，誓以不仕，於是授錄。以常見八大神在側，能知來見往。才識日異，州鄉翕然美談。欲用為州主簿。徐心悅之。八神一朝不見七人，餘一人倨傲不如常。徐問其故，答云：「君違（原來違下有不字。據明抄本刪。）誓，不復相為。使身一人留衛錄耳。」徐乃還錄，遂退。（出《世說》）

陳緒

新城縣民陳緒家，晉永和中，旦聞扣門，自通云：「陳都尉。」便有車馬聲，不見形。徑進，呼主人共語曰：「我應來此，當權住君家，相為致福。」令緒施設床帳於齋中。或人詣之，齋持酒禮求願，所言皆驗。每進酒食，令人跪拜，授闔裡，不得開視。復有一身，疑是狐狸之類，因跪，急把取。此物卻還床後，大怒曰：「何敢嫌試都尉？」此人心痛欲死。主人為叩頭謝。其後，其後

眾不敢犯，而緒舉家無恙，每事益利，此外無多損益也。（出《幽明錄》）

#### 白道猷

章安縣西有赤城山，週三十里，一峰特高，可三百餘丈。晉泰元中，有外國道（道字原缺。據明抄本補。）人白道猷，居於此山。山神屢遣狼怪形異聲往恐怖之，道猷自若。山神乃自詣之云：「法師威德嚴重，今推此山相與，弟子更卜所托？」道猷曰：「君是何神？居此幾時，今若必去，當去何所？」答云：「弟子夏王之子，居此千餘年。寒石山是家舅所住，某且往寄憩，將來欲還會稽山廟。」臨去，遺信贈三奩香。又躬來別，執手恨然，鳴鞞響角，凌空而逝。（出《述異記》）

#### 高雅之

晉太元中，高衡為魏郡太守，戍石頭。其孫雅之，在殿中，云：「有神來降，自稱白頭公，拄杖光耀照屋。與雅之輕舉宵行，暮至京口，晨已來還。」後雅之父子，為桓玄所滅。（出《幽明錄》）

#### 羅根生

豫章有廬鬆村。郡人羅根生，來此村側墾荒，種瓜果。園中有一神壇。瓜始引蔓，忽見壇上有一新板，墨書云：「此是神地，可速出去。」根生祝曰：「審是神教，願更朱書賜報。」明早往看，向板猶存，字悉以朱代墨。根生謝而去也。（出《述異記》）

#### 沈縱

餘姚人沈縱，家素貧。與父同入山，還未至家，見一人。左右導從四五百許，前車輻馬鞭，夾道鹵簿，如二千石。遙見縱父子，便喚住，就縱手中燃火。縱因問是何貴人？答曰：「是斗山王，在餘杭南。」縱知是神，叩頭云：「願見祐助。」後入山，得一玉枕，從此如意。（出《幽明錄》）

#### 戴氏女

豫章有戴氏女，久疾不瘥。見一小石，形像偶人。女謂曰：「爾有人形，豈神？能差我宿疾者。吾將重汝。」其夜夢有人告之：「吾將佑汝。」自後疾漸差。遂為立祠山下。戴氏為巫，故名戴侯祠。（出《搜神記》）

#### 孫盛

衡山白槎廟。古老相傳：昔有神槎，皎然白色，禱之靈無不應。晉孫盛臨郡，不信鬼神，乃伐之。斧下流血。其夜波流神槎向上，但聞鼓角之聲，不知所止。開皇九年廢，今尚有白槎村在。（出《湘中記》）

#### 湛滿

須江縣江郎山。昔有江家在山下居，兄弟三人，神化於此。故有三石峰之異。有湛滿者，亦居山下。其子仕洛，永嘉之亂，不得歸。滿乃使祝宗言於三石之靈，能致其子，靡愛斯牲。旬日中，湛子出洛水邊，見三少年，使閉目伏車欄中間，去如疾風。俄頃，從空中墮，恍然不知所之。良久，乃覺是家園中。（出《十道記》）

#### 竺曇遂

晉太元中，謝家沙門竺曇遂，年二十餘，白晢端正，流落沙門。嘗行經青溪廟前過，因入廟中看。暮歸，夢一婦人來，語云：「君當來作我廟中神，不復久。」曇遂問：「婦人是誰？」婦人云：「我是青溪姑。」如此一月許，便卒。臨死，謂同學年少曰：「我無福，亦無大罪，死乃當作青溪廟神。諸君行便，可見看之。」既死後，諸年少道人詣其廟。既至，便靈語相勞問，音聲如其生時。臨去云：「久不聞唄聲，甚思之。」其伴慧觀，便為作唄訖，猶唱贊。語云：「歧路之訣，尚有悽愴。況此之乖，形神分散。窈冥之歎，情何可言。」既而歔歔不自勝，諸道人等皆為流涕。（出《續搜神記》）

#### 武曾

侯官縣常有閣下神。歲終，諸吏殺牛祀之。沛郡武曾作令，斷之。經一年，曾選作建威參軍。當去，神夜來問曾：「何以不還食？」聲色極惡，甚相譴責。諸吏便於道買牛，共謝之，此神乃去。（出《幽明錄》）

#### 晉孝武帝

晉孝武帝，殿北窗下見一人，著白帟，黃練（練原作疏。據明抄本改。）單衣，自稱華林園水池中神，名曰淋涿君。帝取所佩刀擲之，空過無礙。神忿曰：「當令君知之。」少時而暴崩。（出《幽明錄》）

#### 蘭啟之

蘭啟之家在南鄉，有樗蒲婁廟。啟之有女名僧因，忽厥（厥原作氣。據明抄本改。）而寤，云：「樗蒲君遣婢迎僧坐斗帳中，仍陳盛筵。以金銀為俎案，五色玉為杯碗。與僧共食，一宿而醒也。」（出《述異記》）

#### 王猛

王猛者，北海人。少貧賤，曾至洛陽貨畚。有一人，於市貴買其畚，而雲無直，家近在此，可隨我取。猛隨去。行不覺遠，忽至深山中。此人語猛，且住樹下，當先啟道君來。須臾，猛進，見一公據胡床，頭髮悉白。侍從十許人。有一人引猛云：「大司馬公可進。」因拜，老公曰：「王公何緣拜？」即十倍售畚價，遣人送猛出。既顧視，乃嵩山也。（出《中興書》）

#### 封驅之

始興林水源裡有石室，室前磐石上，行羅十甕，中悉是餅銀。採伐遇之，不得取，取之迷悶。晉大元初，民封驅之家僕，密竊三餅歸，發看，有大蛇螫之而死。《湘州記》曰：「其夜，驅之夢神語曰：『君奴不謹，盜銀三餅。即日顯戮，以銀相償。』覺視，則奴死銀在矣。」（出《水經》）